

湿疹专题

湿疹是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病，临床表现以瘙痒、多形性皮疹、反复发作等为其特点。

西医认为湿疹是皮肤炎，不具传染性，只是皮肤的一种反应。其症状有：皮肤乾燥、红肿、有水疱；水疱破裂，皮肤渗出液体；结痂，脱屑；皮肤痕痒；长期不愈，皮肤变得粗厚。西医将湿疹分为几种类型，例如接触性湿疹，包括刺激性和敏感性；还有小儿湿疹等。俗称“主妇手”的湿疹就属於刺激性湿疹。西医对湿疹的真正起因还搞不清楚，一般认为是接触了能引起过敏反应的某些物质，例如工业染料、清洁剂、日常用品、花草树木、药物药膏等。所接触的物质可能完全无害，患者不一定会察觉，但接触较长时间之後，就可能产生湿疹。小儿湿疹（或奶癣）的起因也是个谜，发病年龄多在一岁以下，大部分患者或家人均有其他敏感病，如鼻敏感、哮喘、枯草热等。小儿湿疹无传染性，到了发育年龄时，病情会自然好转或痊愈。

中医一般称湿疹为“湿毒疮”、“湿气疮”、“浸淫疮”等。

湿疹在临床上还可以根据不同年龄、部位、性质等分别称呼，常见如：成人湿疹、婴儿湿疹、小腿湿疹、手部湿疹、乳头湿疹、女阴湿疹、脂溢性湿疹等。根据其病程阶段可分急性期湿疹、亚急性期湿疹、慢性期湿疹等，有人称急性期湿疹为“风湿疡”；慢性期湿疹称为“顽湿”。根据病的症状又有不同名称，例如若皮疹泛发全身，浸淫遍体，渗出较多的称为“浸淫疮”；若周身遍起红粟，瘙痒极甚者称“粟疮”。

湿疹的发生有外因也有内因，《诸病源候论》曰：“肺主皮毛，脾主肌肉，气薄腠理，风邪夹湿乘入，化为热毒，侵食肌肤，浸渍血脉，延扰日久，浅则外淫而脂液不停，深则寄而烦燥不安。”外因是受外邪侵袭，内因包括体质和内邪，内外邪气也可以合并或转化致病。无论内外因都会与邪气相关，邪气包括风、湿、热、毒等，这些邪气可能是由食物、药物或日常用品中的敏感物质进入身体，然後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病。

湿疹患者一方面身体内有病邪（毒素：实火或风、湿、热、毒等），另一方面又因为身体机能呆滞，以致肝脏未能发挥疏泄排毒功能，不能尽责将体内的热毒等从大小二便排出去，结果只好转折从毛孔排出，若是微循环系统功能也不佳或毛孔闭塞，毒素便会积聚於皮下，到了某程度或受到一定刺激（例如吃了一些致敏食物或接触一些致敏物质）就会引发皮肤炎。

常见的湿疹原因有：

(1) 饮食不节：脾主运化，脾主湿而又恶湿。若恣食鱼虾海味、辛辣、过饮茶酒汽水，导致脾运失调，生湿化热，以致湿热内蕴；或因平素脾运不佳，即使少食上述食物，亦可使湿邪内生，郁而化热。还有不戒口味，过食生冷，损伤脾阳，水湿内生，湿滞生热，亦可发病。

(2) 外邪侵淫：外受潮湿，或感受风热，外受的风湿热邪引动内蕴的湿热，发病於肌肤。例如生活环境中的动物皮毛、纤细物质，化学物质、化妆品、肥皂等，都可能诱发湿疹。

(3) 情志所伤：心主血脉又主神明，若精神紧张，情志不畅，性情躁急，操劳疲惫，心绪烦扰，气郁化火，伏於营血，可致血偏热盛，或心火与脾湿蕴结而发病。

中医治湿疹的方针，是把体内积聚的热毒引发出来而给以排除，但是医治的重点不仅是把表面的皮肤病症消除，而是同时也要改善体质，甚至彻底改变体质，使机体回复正常。因此医治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而且，初起治疗还可能因为排毒会令病情更为严重，这是复原过度

期的好转反应，是正常现象，病患者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及心理准备，无须过虑。

另一方面，根据“病从口入”的道理，在治疗过程中，病患者必须配合医师，从日常饮食入手，戒食可能引起过敏或加剧病情的刺激性食品，例如：酒、辛辣、煎炸食物、虾、蟹、牛羊肉、蛇、奶粉、面包饼乾、花生果仁、鸡、鹅等。病患者还应避免接触各种刺激皮肤的外来因素，例如：硷性强的肥皂、过热的热水浴、直接暴晒太阳、不合适的药膏药物、经常搔抓皮肤等。

湿疹的治疗，临床上多数以湿热证治，治疗原则基本以清热、化湿和活血为主，但也可以从肺、心、脾三脏为中心辨证论治。所以，服中药不必拘泥於仅仅使用清热利湿，其他如活血、散风、养阴等中药，亦可以随证灵活应用。常用的药方有：二妙丸、一般来说，对于急性期以内治为主，慢性期必须配合使用外用药物；病程短的，湿热流窜肌肤是主要方面，治疗以利湿、清心、导赤；病程长的湿热已经化燥，伤阴液是主治方向，应养血、疏风、化湿。由皮疹的演变也可以辨别风、湿、热三种邪气的轻重，然後选择治疗的中药，例如皮疹泛发、丘疹、鳞屑较多，自觉剧痒，应治风治肺为先，药用荆芥、防风、苍耳子、蝉衣、薄荷、桑叶、杭菊花等；若渗出浸淫，糜烂较重，并有越腐越痒的现象，则以治湿治脾为主，药用茯苓皮、苍术皮、生薏仁、陈皮、冬瓜皮、茵陈、猪苓、泽泻、炒枳壳、赤小豆等；若丘疹红斑通发，全身搔破少许渗血，则以治热治心为重，药用生地、粉丹皮、玄参、栀子、红花、紫草等；若部分顽固瘙痒，用疏风、散风、搜风诸药，非但痒感不减，反有加重趋势者，可以酌加安神、平肝、熄风之品，如酸枣仁、柏子仁、合欢皮、夜交藤、石决明、生龙牡、生赭石等，常能获得良效。

湿疹的发生多与脾湿、心火、肺热有关，因此内治法用药时以健脾、清心、清肺三法为主。

治脾：症见红斑、丘疱疹、水疱，并以渗出糜烂为主，治疗以健脾渗湿，药方以胃苓散加減，药用茯苓皮、茵陈各 12 克，苍术皮、炒枳壳、苦参各 6 克，陈皮、猪苓、泽泻各 9 克，冬瓜皮 15 克。

治心：症见小片红斑、丘疹、脱屑、或糜烂潮湿，以红斑、糜烂多见。治疗清心导赤，方用三心导赤汤，药用莲子芯、连翘心、玄参、生地各 6 克，栀子芯 3 克，茯苓皮、车前子、车前草各 9 克，木通 4.5 克，灯心草 3 扎。

治肺：症见丘疹、红斑、丘疱疹，渗出不多，但痒感较重，治疗应清肺通腑，药方用凉膈散加減，药用连翘、虎杖、山楂片各 12 克，黄芩 9 克，酒大黄、焦山栀各 6 克，茵陈 15 克，白茅根 30 克，薄荷 3 克(另包後下)。

用药加減：急性期加炒龙胆草、赤小豆、汉防己；亚急性期加威灵仙、钩藤、乌蛇；慢性期加何首乌、当归、丹参、炒白芍；皮疹在上半身者加桑叶、杭菊花、炒牛蒡子；在中部者加柴胡、郁金、川楝子；在下部者加萆薢、赤苓、川牛膝；偏於血热者加炒丹皮、茜草、紫草；偏於顽湿者加海桐皮、蚕砂、槟榔等。

外治法：

急性期：用马齿苋、野菊花、蒲公英、石榴皮、蛇床子、苦参、金钱草、扁蓄等，任选 2~3 种，水适量，煮沸取汁湿敷。日 3~5 次。

亚急性期：(1) 10%黄连素细末，加植物油调成糊状外搽；(2) 湿疹散：黄芩、煅石膏各 150 克，寒水石 250 克，五倍子 125 克，研极细末，加植物油调成 10%~15%浓度的糊状剂。(3) 地虎膏：炒地榆、虎杖等分研极细末，用凡士林调成 25%浓度的膏。

慢性期：(1) 黑油膏：煅石膏、枯矾、轻粉、煅龙骨各 30 克，五倍子、寒水石各 60 克，蛤粉、梅片各 6 克，薄荷脑 4.5 克。研极细末，用凡士林调成 25% 浓度；(2) 藜芦膏：藜芦、苦参各 30 克，猪油 240 克，将二药烤枯，滤去渣，加入松香 30 克，溶化离火，再加入枯末，雄黄末各 30 克，搅匀候冷即可。

临床病例：

(1) 40 岁男士，半年前手背初起丘疹、瘙痒、皮疹，继而渐向全身泛发。曾外用朴尔敏、维生素 C、强的松等治疗，病程略有控制。近月来复发，手背、躯干相继出现红斑、丘疹、丘疱疹、水疱等，日见加重，部分皮疹出现渗出、糜烂；脉濡数，舌胖微红，苔薄黄。辨证为脾失健运，湿蕴肌肤。治疗宜健脾化湿，药用苍术皮、白术、炒枳壳、蝉衣、苦参、荆芥各 6 克，防风、陈皮、泽泻各 9 克，茯苓皮、生苡仁各 15 克，水煎服，日一剂。外用地虎膏，日 2~3 次。治 7 天後，渗出、糜烂好得多，斑丘疹也消退些。但皮肤乾燥，痒感仍重，夜间仍难入睡。此乃郁热耗伤阴液，肤失濡养。上方去苍白术、炒枳壳、荆芥、防风、泽泻，加何首乌、乾地黄、钩藤各 12 克，炒白芍、玄参各 9 克，又治疗约 20 余天，近期治愈。

(2) 2 岁男孩，产後 4 个月，眉间、脸颊、肩胛等处，出现红斑、丘疹、丘疱疹，部分皮疹有少许渗出和糠秕状鳞屑脱落，辨证属於心火偏炽，脾虚湿留。治疗宜清心导赤、健脾化湿法。药用连翘心、山梔心、莲子心、生地、玄参各 6 克，木通 3 克，茯苓皮、冬瓜皮、车前子、车前草各 9 克，赤小豆 12 克，灯心 3 扎。一日一剂，外用地虎膏，一日 1~3 次，3 天後面颊处皮疹明显好转，大部分红斑、丘疹见退。惟有轻微痒感。上方去车前子、车前草，加生龙牡各 12 克再治 11 天而愈、

(3) 顽固性湿疹：25 岁男士，有遗传性湿疹，8 岁起病，今已 17 年之久，红疹初起细如粟米，流脂蔓延成片，磊磊掀红，遍布全身，瘙痒难忍，入夜更甚，难於入寐，或睡中因瘙痒而醒，顽燥，搔破处溃烂成片，滋水外溢，夹杂血浊，痛痒迭加。舌红而绛，苔黄，脉弦滑而数。

治疗：急性皮肤病有渗出者，多取宣肺散风法；慢性皮肤病用活血化瘀法，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此例顽固性湿疹属古称的“血风疮”或“浸淫疮”，既有风又有湿。应予驱风、散湿、消瘀、解毒。方参照双解散合通圣散，药用：麻黄、龙葵、蛇莓、蜀羊泉各 15 克，紫草、防风、苍术、黄柏、黄芩、海藻各 9 克，生大黄 4.5 克，水牛角、连翘心各 30 克，黄连 4.5 克，水蛭 3 克等。另外取生杏仁 30 克，捣烂敷在最痒处；再用玉竹 250 克煎汤洗澡。如果皮肤乾裂瘙痒，白屑夹杂血迹，药中去大黄、黄连，加生首乌 30 克以补血。

湿疹最难受的其中一项自觉的症状是瘙痒，关于痒的问题，提供参考如下：

部位：痒感在臀、背或项间，为膀胱阴虚；痒在阴部及股内，为肝经血虚；痒在阴囊并有重坠感，为风邪所伤；痒在面目、眉间，为肝胆血燥。

感觉：痒而发热属脾虚风热；痒而作痛属风热；痒而兼肿属血风。

时间：痒发於秋冬季为肝脾血燥虚热；痒发於工作或考试後为劳伤元气，阴火内炽；痒发於暴怒之後为肝火逼血妄行；痒而服风药，痒更剧为肝血风热。

治疗痒症应“表里俱解，不消者和之”，可以用小柴胡汤化裁治疗。小柴胡汤是和剂的代表方剂，其特点是发表的药少，安里的药多。若热则微加清药，若虚则微补之，使之邪气不壅，并令其次第而出，故能病除身安，邪祛正复。

例如：

一妇人素来性急，患遍身瘙痒，後大怒吐血，唇口牵紧，小便频数，或时自遗，此怒动

肝火而妄行也。用小柴胡汤加山栀子、牡丹皮而愈。此例病急，速以苦寒沉降。

一男子唇舌生疮，口苦作呕，小便淋沥，此肝脾火动，以小柴胡汤加山栀子、酸枣仁、远志、麦冬，诸症渐愈。此例病缓，以甘酸柔润之。

临床上，若作痒发热，用小柴胡汤加生地、连翘、丹皮；如身发疙瘩，误服风药痒更剧，用小柴胡汤加丹皮、酒炒黑黄柏、知母；遍身发痒夜间更重，兼有梦呓语为热入血室，用小柴胡汤加山栀、生地黄；血虚则痒，用小柴胡汤加四物汤；气虚而痒，用小柴胡汤加八珍汤。